

时下的传记、口述,往往是说好话的多,说丑话的少。这多半是受了“为尊者讳”,或“为先人讳”的传统影响。他们认为:“人已去了,还说那些干嘛?”这就难免影响到作品的质量。但事情总会有另一面。在我当文史期刊编辑的这些年,也曾有幸遇到过几位对自己的先人说长道短的老先生。今年已有95岁的杨小佛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谈及他的父亲杨杏佛时,杨小佛说,外人总是重复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孙中山总统府的秘书;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因与宋庆龄、鲁迅等人一起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人,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等

托起『票房』的人

秦来

这位叫张达发,唱花脸的;那位叫金锡华,演丑角的。花脸里边有奸雄如曹操、有草莽如单雄信,也有刚正不阿如包拯;丑行里边有机灵如时迁、有奸佞如陆谦,也有嫉恶如仇如唐成……不过,在传统京剧里边,大部分的戏还是以生、旦为主,净、丑两行总是以配戏的为多。好在大多数人的审美是一致的,那就是,红花没有绿叶,花也红不到哪儿去。

百十年来,成名的花脸演员、丑行演员,一样受到观众的追捧,一样得到戏迷的尊重。因为,他们是托起一台完整演出的人。

就说张达发,还真是上海滩上的一个“角儿”,天生条件好,块儿高大,嗓音洪亮,加上他善于刻画各种人物,无论是《赤桑镇》《遇皇后》里的包拯,还是《将相和》里的廉颇,乃至在京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中塑造的郭槐一角,竟然被喻为“活郭槐”……可见功力不一般。

再说金锡华,自幼随父学艺,天资聪颖。虽然拜在“江南名丑”孙正阳门下,更因长期跟随名丑丑艾菊先生学戏,博采众长,才艺精进。表演风格上不仅尽显“京朝派”风格,并且不断融入“海派”文丑的表演特点。曾为前辈艺术家俞振飞、言慧珠、李玉茹等帮角演出。他曾经为慧珠演过《女起解》,得过言慧珠不少私传。

这两个“角儿”,从十多年前开始,甘当戏迷票友的“铺路石”,为弘扬京剧艺术,孜孜不倦地忙碌着。他们发起组织了“君子兰京剧研习社”,辅助一批有志于学习、传承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一干就是十几年。

一般来讲,票友“票戏”,多以生、旦为主;他俩就根据不同的戏码、折子,给戏迷说戏、“配戏”。多年来,他们帮着票房的好同人搞了一场专场。这些票友演出需要配角时,只要是花脸的角色,全由张达发承包;凡有丑行的戏份,自然是金锡华担纲。

每周一次的票房,他俩精心安排乐队组合。因为乐队的老师基本全部由专业乐师担任,凡是碰到其中的人员与演出发生冲突,他俩就要临时“换将”。好在他们人熟、人缘好,保证了票房活动不受影响。必须指出的是,十几年来,他俩办票房、讲传承、授技艺、配票友……任劳任怨,起早忙黑,是一分钱也不收取的。就像张达发戏称的那样,他俩是当今“活雷锋”。

有唱的、有演的,自然少不了能“拉”的,著名琴师石伟辰,也是这样一位乐意帮衬票友的专业人士。难得的是,他不势利、肯帮人,不管老朋友、新相识,只要提出来,他都乐意给你伴奏。他不会因为你是偶尔来唱的就随便应付;也不会因为你不认识的就托故不拉。对于你演唱过程中不妥之处,他还会诚意地给你指点,使人很感亲切。

他们是传播京剧艺术的热心人,是托起“票房”的人。

我对桥牌感兴趣有很长年头了。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暑假里,我常到附近的淮海公园“白相”,总看见茶室里有几个青壮年人在打牌。那时还不晓得他们玩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打桥牌。就看了这么一回,我就迷上桥牌了。

开始找不到同伴,后来朋友的兄长在大学念书,于是到大学与人捉对比试,可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后来牌技稍有提高,就与友人中桥牌爱好者,四处征战,记得在浙江路、淡水路、马当路等都有我桥牌魔战的身影。那时打桥牌的人很少,可谓阳春白雪,附者甚寥,档次算是高的。

后来的十年里,桥牌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娱乐活动被禁,我自然望洋兴叹矣。

事迹,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少有论及他父亲自身的缺点和弱点的。这样,对杨杏佛的研究,就有片面性。其实,他父亲的脾气是很急躁的,做事常常急于求成,不计后果,不讲究方式方法。他说,当年任鸿隽伯伯就指出杨杏佛“出言常过实,有时纵言所不知之事;行事常失之图成过切,而不审手段之当否”。杨老说,任老伯与他父亲是挚友,相知多年,批评应当是非常中肯并切中要害的。

而杨老在说到自己的母亲时,更是实话实说,毫不讳言了。他的母亲赵志道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娇惯,养成了我行我素、敢做敢为的性格。有一次,一个法国巡捕带人来她家

收巡捕捐,惹得她生气。她竟让女婿揪住法国巡捕,自己冲上去打了几耳光。法国巡捕被打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因怕再挨耳光,赶忙抱头鼠窜,狼狈而逃。杨杏佛闻讯,惊出一身冷汗,赶忙到公董局缴付巡捕捐,说了好话才没事。邻居们却夸她打得好,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她怕与同事不合,故手段之当否”。杨老说,任老伯与他父亲是挚友,相知多年,批评应当是非常中肯并切中要害的。

为什么要在“中医与肿瘤”的连续写作中插入这篇文章?实在是近一月里的好事接踵而至,令我兴奋得难以自已。

是名吗?否!是利吗?否!是阔历浅薄靠着运气偶尔治好了几个难病而自鸣得意吗?也否!那是为啥呢?

请看四个案情:

一、花姓老先生,胃癌术后腹腔转移,用化疗后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在20天内肾功能指标急剧上升。就诊时血肌酐达1326,尿素氮62.1,同时伴有重度贫血,下肢浮肿如柱,阴囊肿大。西医已告不治,中医也属恶候。治6天后肌酐即下降至900,尿素氮42.2。再治11天,肌酐复降至182,尿素氮9.4。

二、蔡姓小姐患慢性格林巴利综合征2年多,全身瘫痪如泥。每月因此要进医院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但用后少效,不久又复。经我治2年3个月终于摆脱轮椅而重新站立,家人稍扶已可行走。

三、金姓与曾姓二中年妇女分别因肿瘤指标中的AFP、CA19-9与AFP、CA72-4持续大幅升高而来诊。用我以往自以为已经成熟的方法治之,初有效而继则无效。更用新法后皆立见卓效。

四、高姓老太太,患右肺癌伴纵膈及双肺门转移,在外院采用化疗结合中药,但边治边长。用我新法后,病灶首次开始缩小。

肾功能不全或衰竭,西医认为用药物疗法是难以逆转的。在该病家之前,虽然我对轻中度的肾功能不全的疗效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短期内快速进展的疗效却不理想。这次在花老先生

到了八十年代,桥牌霍然兴起,桥友们大喜过望,纷纷捉对厮杀,各俱乐部、文化馆都设立桥牌室供桥友娱乐,一时风生水起。记得八十年代初,精确制叫牌创导和实践者的美籍华裔桥牌

打桥牌

郑菁深

特级大师杨小燕女士首次来沪作桥牌讲演,上海体育俱乐部人头济济,桥友人如潮涌,欲一睹想象中桥牌大师的风采。至今我还保存着杨大师在我桥牌书上的签名。

此时我已调入解放日报工作,报社里有不少桥牌爱好者和高手,业余时间打桥牌的机会多了,经常参加桥牌赛,同时也组织过很多次大型的桥

牌比赛,如“中外名人桥牌赛”等等,还担任了报社桥牌队副秘书长,加入了桥牌协会,认识了不少如唐家两兄弟、王俊人、乌国英等桥牌大师和桥坛宿将。自此我的桥艺不敢说有所提升,也熟练多了,更痴迷桥牌了。

桥牌,的确是一项高尚文明的娱乐体育活动,除了健身、醒脑、益智、修身养性而外,对人的体力、毅力、心理和机敏也是一种锻炼,各种如忍让、投入、紧逼、铲飞等等战术也令人眼花缭乱,引人入胜而充满乐趣。在各种扑克游戏中,桥牌是唯一的竞争性、技艺性高、趣味高雅,几乎不靠牌运的娱乐活动。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也不便多说什么。

正气已败的险境中,我在托护正气的前提下放手搏以峻力祛邪,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彻底扭转如崩颓势,证明了中医对有些器质性的衰败之病也能力挽狂澜而返坦途。

慢性格林巴利综合征属于中医的痿证,而痿证除此以外还包括具有瘫痪症状或性质的西医的不少病种。尽

苦苦追求的体验

张建国

管现在我已对眼肌型重症肌无力及尚未瘫痪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已分别取得了总体成功与明显有效的疗效,但用此法移治于已经全身或下肢瘫痪的病家却无从胜绩。蔡小姐的成功是我反思失败后启用新法的结果。这不仅使我增加了治疗痿证的另一种新的思路,还可以以此结合眼肌型的成功经验而夹击全身型病家疗效低下的堡垒。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个案的价值。

肿瘤指标升高,但影像学检查并未发现肿块,这不能断为癌症。但在指标升高后不仅持续不退,而且还在短期内快速升高,这就要引起高度重视了。我

为这也属于西医所谓的癌前期状态,也就是已处于肿瘤细胞形成后早期的量变阶段。对此目前中西医都尚无总体有效的良策。我以往治此都用峻量的清热处理药而多见良效,但这位病家却在治疗初期有效,继而失效且指标继续大幅升高。苦思后某日忽现灵感:能否用治疗慢性乙肝的经验之一试之?未料结果竟大遂我意。这就给我的治癌经验又提供了规律层面上的新的思路。

漫步南市老街,一阵馨香袭人,惊回首,墙角数枝蜡梅临寒初放,风中摇曳,花香传信,龙去蛇来,又将过年啦……抬头望去,老弄堂石库门木窗口已有几串腊肉、风鹅、咸鸡、鱼干挂出,我想,这是有老上海情结的煮妇们的杰作,它与百年老屋墙砖的斑驳色彩很协调,顿觉年味渐浓。话要回过头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过年,大概没有感觉的,他们的生活,天天就像在过年。

说到年味,我还是思念儿时大年夜我最喜欢吃外婆烧的红烧肉、百叶包、肉塞油豆腐、胡葱烤鲫鱼、老上海熏鱼、黄豆芽烧油豆腐,捕自故乡昆山青阳江上的乌青鱼糟后余汤,还有那红烧肉汁里浸着的切成三角形的硬豆腐干,暖锅里的蛋饺、肉皮、鱼圆,味道交关鲜!噢,对了,还有一大砂锅水笋烧肉也不能忘记的,里面的肥肉最鲜糯,入口就化,可以滋润一年来干枯了的味蕾。记得某年年夜饭,我看见平时少见的蜜汁红烧肉,狂喜,贪吃的我,竟然一下子连吃五块,最后感觉头晕脑胀,败下餐桌,上床睡着了。舅舅戏说,这小囡吃肉“醉”啦!

记得儿时,糖果、瓜子是过年才能吃到的,暑天吃西瓜,南瓜,那瓜子由我负责清洗后放到晒台上晒干,积少成多,过年一炒,招待来客,因为糖果瓜子水果等

对父母的这些事,杨老不仅如此说,而且还如此写,并在报刊上发表。

我对杨老说:

“如今,像您这样不为先人讳,说丑话,道家短,是需要勇气的。”杨老听了,笑了笑说:“我倒觉得,这需要什么勇气。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的父母也就是两个普通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生气吵架,也会说错过话,办错过事。所以,我认为只有实话实说,不为先人讳,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才能写出真实可信的文章。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心安,父母在天之灵才能得到安宁。那些为先人讳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的。”

杨小佛先生的话,的确令人深思。

用纯中药或以中药为主而辅以西医疗法治愈癌症虽然在我已远远不是新鲜事,但同样还远远的是我尚做不到使来诊中尽可能多的病家都能痊愈或显效。也虽然我的总体疗效早已领先,但同样距离病家和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因此我一直在苦苦追求着进步的持续不断和加快。高老太的成功意义,就是在我调整思路新增一法后使得疗效不仅有了明显增强而且更使起效的时间也显著缩短了。这又使我更加坚信中医在治癌之路上一定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都说中医很伟大,而我体会传统中医伟大的主要在于思想,临床能力其实并不强大。但中医伟大思想的力量和空间足可孕育和海纳实践的参天大树和累累硕果。但前提是:首先必须真正继承好传统,然后才是必须创新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有现代科技的武装。而所有这些,又都取决于我们后人的潜心领悟奋力耕耘,以及在此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正确思路与方向。

我从乡间泥泞走来,“竹杖芒鞋”,“一蓑烟雨”。虽历尝失败无数,但失败所垒起的攻坚克难之喜也随年逐月倍增而无间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沙场铁

血早华发,名利越,唯求旌旗戈马!任何个案的成功都早已难激我的兴奋,因我所重所悦已在道的领悟与日渐深,病家的苦难与日渐少。

五位病家的成功都是在我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启用新法后所取得的新进步,其意义已超越技术层面而既是难得的得道之验,更是中医临床足可强盛的铁证。中医很伟大,也一定可以很强大!我为此而坚信求索了那么多艰苦岁月,现在终于曙光见后又见喷薄朝阳了。我内心为中医定可涅槃华夏、终惠寰

小食品,本来不多,放在高脚玻璃盘里,客来亮相,客走撤退,好像迎宾仪仗队,趁大人一转身我捞几粒香瓜子,嘿,那偷吃的味道真香!我住的老房子附近有片南货店,某年过年我狠狠心用压岁钱里的一角钱买了一粒“满堂红”的玻璃纸包高级软糖来个奢侈尝鲜,藏在棉袄口袋里直到过完年才剥了吃,甜到心里。

从前上海人家过年吃的油炸肉皮都是“自产自销”,平时买来猪肉切肉丝、肉片,那片珍贵的肉皮第一用处是修理开裂的砧板,用鞋钉在裂处两面一钉,肉皮干后裂缝复原,现在想要在沪上人家家里找一块被肉皮修理过的砧板,好像要比古玩市场拣漏还难。从前小年夜,我父亲先把挂在窗口的风干肉皮取下开油炸,只见那其貌不扬的肉皮一入油锅便脱胎换骨,像咸鱼一个翻身,立马变成帅哥级人物,膨胀得又白又胖,那是我喜欢的吃砂锅配料中的头等美食!

沪人过年离不开糕,猪油糯米糕蒸熟,猪油化开,咬一口,伴着核桃仁又香又甜,享足口福。塌菜肉丝炒年糕碧绿生青,咸鲜,过年最宜。某年过年前,我父亲要我去大世界对面的糕团店买糕,清晨六点赶到那里,嘿!只见排队的人沿着老弄堂里转来兜去望不到尾,排队站到中午才买到三块糖年糕,真高兴。

旧时过年,年味浓浓,至今难以忘怀。



《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爱丽丝说:“一本书既没有图画,又没有对话,那有什么用处呢?”我揣想,这些话应是爱丽丝原型爱丽丝的原话,与卡罗趣味相投呵。卡罗从善如流,随口编进了他的故事,更且付诸行动:童话多用对话,为插图煞费苦心。

东方某年十月的一天,有个挑粪工人站在簪满新花的梅树下,喜悦而赞:“有一身花了啦!”袁枚神经瞬间被触动,蹦出两句诗来:“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二月,袁枚拟出门旅游。他的野僧朋友前来送行,叹道:“可惜园中梅花盛开,你老兄带不走呐!”此话又激出他的两句诗来:“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所以,你看,袁枚说杜甫讲的“多师是我师”,不只是讲要以堪为师表的人为师,拖鼻涕的小捣蛋,放猪崽的小把戏,都是老师,真是有道理,无论东方西方。

假如卡罗读到袁枚的博客,一定欣然而顶。卡罗的童话得益于小孩多多,其摄影也因得益于小孩而卓尔不群。

字而充满了神圣和激动,暗誓偕力以尽余生。如果能成为中医而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中羽化登仙拜谒仲景,那真是我一生所渴望的美丽和光荣呵!

五位病家的成功都是在我既有经验的基础上启用新法后所取得的新进步,其意义已超越技术层面而既是难得的得道之验,更是中医临床足可强盛的铁证。中医很伟大,也一定可以很强大!我为此而坚信求索了那么多艰苦岁月,现在终于曙光见后又见喷薄朝阳了。我内心为中医定可涅槃华夏、终惠寰

今宵打盹

戴英樊
闪电凌云照夜白
(莫言小说)
昨日谜面:钦点一甲二三名(三字口语)
谜底:挑花眼(注:挑选探花与榜眼)

沪上年味谈旧

杨忠明

小食品,本来不多,放在高脚玻璃盘里,客来亮相,客走撤退,好像迎宾仪仗队,趁大人一转身我捞几粒香瓜子,嘿,那偷吃的味道真香!我住的老房子附近有片南货店,某年过年我狠狠心用压岁钱里的一角钱买了一粒“满堂红”的玻璃纸包高级软糖来个奢侈尝鲜,藏在棉袄口袋里直到过完年才剥了吃,甜到心里。

从前上海人家过年吃的油炸肉皮都是“自产自销”,平时买来猪肉切肉丝、肉片,那片珍贵的肉皮第一用处是修理开裂的砧板,用鞋钉在裂处两面一钉,肉皮干后裂缝复原,现在想要在沪上人家家里找一块被肉皮修理过的砧板,好像要比古玩市场拣漏还难。从前小年夜,我父亲先把挂在窗口的风干肉皮取下开油炸,只见那其貌不扬的肉皮一入油锅便脱胎换骨,像咸鱼一个翻身,立马变成帅哥级人物,膨胀得又白又胖,那是我喜欢的吃砂锅配料中的头等美食!

沪人过年离不开糕,猪油糯米糕蒸熟,猪油化开,咬一口,伴着核桃仁又香又甜,享足口福。塌菜肉丝炒年糕碧绿生青,咸鲜,过年最宜。某年过年前,我父亲要我去大世界对面的糕团店买糕,清晨六点赶到那里,嘿!只见排队的人沿着老弄堂里转来兜去望不到尾,排队站到中午才买到三块糖年糕,真高兴。

旧时过年,年味浓浓,至今难以忘怀。



上海老话



七夕会
运动休闲